

铁瑛传

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
朴实、真切的人生历程

陈国兴 铁竹伟◎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铁瑛传

陈国兴 铁竹伟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瑛传 / 陈国兴, 铁竹伟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213-07650-3

I. ①铁… II. ①陈…②铁… III. ①铁瑛(1916—2009)—传记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2200 号

铁瑛传

陈国兴 铁竹伟 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: 潘玉凤

责任校对: 陈 春

电脑制版: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: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235 千字 插 页: 2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3-07650-3

定 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序

今年是铁瑛同志诞辰一百周年。

两年前，陈国兴受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部的委托，在充分搜集整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，撰写了《中国人民高级将领传·铁瑛传》。因高级将领传对篇幅有严格限制，大量珍贵的史料不能收入，十分可惜。于是，我与陈国兴同志合作，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采写与修改，终于赶在爸爸百年诞辰之际完成了这本内容更为丰富、翔实的《铁瑛传》。

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爸爸曾想让我为他写一本个人传记。

爸爸说，不为扬名后世，只为铁家子孙能知道，他们的前辈在抗日救国时浴血奋战过，在保卫国家海疆时出力过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坚持与“四人帮”斗争过，在改革开放中为浙江的经济腾飞尽力过。希望铁家、任家，世世代代都做爱国爱民、正直有才的中华好儿女。

当时，我手上陈毅元帅、周恩来总理、廖承志副委员长等传记的写作任务很重，加上写战争我又不太内行，于是婉拒了。

我对爸爸说：“陈毅是元帅，是你老首长，我们传记组写了他不同历史时期的10本书。出版社说，只有我写的陈毅元帅在‘文化大革命’时期的那本书供不应求，不断再版，其余的，尤其战争年代的都赔。不如这样，抓住你的闪光点，你到保定二师求学，参加学兵队、入党抗日，尤其是1972年到浙江省工作后，你与多位领袖接触，西湖边接待外宾，与‘四人帮’的斗争等内容，你说我写，一篇篇发表，最后汇成一本好看的书。”

非常民主的爸爸表示同意。

最后，我如约兑现了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铁瑛文集》。可是，后来细想，这并没有完成爸爸的心愿。

等我空下来，熟悉那段历史的伯伯、叔叔又大多年事已高，有的病中，有的逝去，后来爸爸自己也驾鹤西去。不久，我自己也身患重病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作罢。

这本《铁瑛传》圆了爸爸的梦，也弥补了我的一大遗憾，因此，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欣慰！

铁瑛，原名任鸿让，铁瑛的名字是参加八路军抗日后，为保护家人不被日本鬼子屠杀，为表达要做“钢铁英雄”的决心而改的。

从小长到大，爸爸在我记忆里的分量，一直在变化。

爸爸妈妈给我生命，他们的战友又救了我的命。这当然不全是我自己记得的，姥娘曾多次跟我说过：“1948年，你妈生你高烧没奶，你爸送来两斤羊奶，吃两天光了，你妈急得哭。我就嚼块馍，对嘴一送，三天的你，吧嗒吧嗒往下吞，我说这个妮子命硬，死不了！你妈带着泪又笑了。”

后来，浩荡南下的部队，挑我的箩里，驮我的筐里，半块馒头、半个面饼的细粮总是不断，都是爸爸妈妈的战友，不知名的叔叔阿姨，从自己口粮里省给我的。

这也应了老话：百家饭养人。我从小身体健壮，长大后“幅员辽阔”，性格豪爽开朗，读军校，当女兵，是我从小最大的期盼！

爸爸最勇敢！这是我3岁多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上海解放后，爸爸担任上海警察总队的政委，其驻地就是原来的证券大楼。

一阵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屋里只有我一人，一只大蛾子对吊着的电灯泡又冲又撞，电灯不停晃动，吓得我大哭。是爸爸推门进来，猛挥报纸，打下蛾子。

我一下扑进爸爸怀里，觉得世界上，爸爸最勇敢。

爸爸也曾是我的“痛”。

我上南京卫岗小学，一年级就住校。记得是三年级夏天，一次放假在家，爸爸来了老战友，妈妈让我进屋送茶，耳朵里刮进一句爸爸的话：“我那时在特务团。”9岁的我心里一惊，晚上再睡不着觉了。

学校正在老师中开展反右运动，大礼堂里贴满大字报，不让学生看。有次班里一个同学不见了，老师让我们进礼堂找，我无意间看到一张大字报，上面说某某老师是“狗特务”，名字打着红叉。

我们学校两周放一次假。这两周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夜里常被噩梦惊醒：爸爸被抓，挂个“狗特务”牌子，名字打着红叉。

回家憋不住了，问爸爸：“你真当过特务？”

爸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什么特务？”

“你上次跟叔叔说，你是特务团的，就是特务吧？”

爸爸哈哈大笑：“小伟，特务不一定是坏人。特务，就是特殊任务，当年我们特务团，就是保卫部队首长安全的部队。”

我长了知识，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那一夜睡得特香。

爸爸也曾年轻过。

1960年，爸爸调到舟嵎要塞区，家也搬到舟山定海。我从1961年到1968年，一直在南京上中学，除了放假，只有爸爸来南京开会，我才能同他见面。在南京一起吃饭时，我常看见李德生、尤太忠、龙潜等伯伯、叔叔和爸爸“摆龙门阵”，插科打诨，笑得流出眼泪，像孩子一样快乐。

我曾好奇地问爸爸：“大人也这么‘疯’啊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我们也是从孩子长大的，我们也年轻过啊！”

现在想想，他们那时才四五十岁，可在孩子眼中，他们已经很大岁数，是老人了。

爸爸也有柔情。

1966年，我在南京十中（现金陵中学）读高三。毕业考已经通过，正准备考大学。爸爸到南京开会，悄悄去学校找了校领导，了解我的情况。当时学校党支部分书记潘宜成老师告诉他，只要我不晕在考场，一定能考上我的第一志愿：上海第二军医大学。

后来，高考制度被废，我当兵到了第86医院。随后的两年内，妹妹和三个弟弟都参军离开了家，原本热闹非凡的家，只剩下爸爸妈妈两人。我收到过爸爸的一封亲笔信，用的是纯蓝墨水。信中爸爸说：

你们都当兵走了，家里空荡荡的，我和你妈妈总想起你们姐弟在家时的热闹，耳边总响着你们动情的歌声：洪湖水，浪打浪……

记得爸爸在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6个字下还画了两道蓝色的波浪线，仿佛代表他的思念，像大海的波涛一样起伏无边。

爸爸您一定不知道，这封信我读了无数遍，心潮起伏，夜不成眠。因为我第一次知道，总忙战备、忙去前沿、忙着开会、忙着工作，几乎没有假日的“公家爸爸”，也有思念孩子的似水柔情！

爸爸很有底线。

我提干后在骨科当护士，科里要推荐我上第二军医大学，可政治处借调我去写新闻报道。我请爸爸帮我找医院政委说说，圆我上军医大学、回来当断手再植骨科医生的梦想。

爸爸摇头，理由说得很充分：

我做了一辈子政治工作，我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，我希望我的7个孩子，女孩男儿中，各有一个继续做政治工作，女孩中你挺合适。再说，作为共产党员，服从组织需要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
1971年，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创作学习班学习，写了第一篇小说《验收》，北京《解放军报》用一个版面刊登了这篇小说。1973年被调到《解放军报》当记者，经受了爸爸被王洪文推到造反派枪口上，要被“15吨吊车”吊下贼船的境遇。

我曾不解地问爸爸：“明明集体讨论决定的事，却把责任全都推给

你，为什么要担着？！”

爸爸说：“我绝不能‘翻烧饼’！不然下面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、刚恢复工作的许许多多干部，他们怎么活？！”

1977年，我重回南京军区。1978年，参加了军区第三次创作学习班。

一天晚上，来宁开会的爸爸敲开了作家任斌武的房门。任斌武当专业作家前，是爸爸的老部下。

“任斌武同志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首长，你有什么事只管说，不存在商量不商量。”

“我的孩子们你都熟悉，你能不能帮我培养一个？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只要以后能为我写点东西，把有用的往事记下来就行。”

“首长，你看你想培养哪一个？”

“你看竹伟行不行？我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只要将来能帮我写写回忆录。”

“竹伟当然行！她刻苦耐劳，肯动脑筋。”任斌武当即这样回答。

直到爸爸永远离开我后，我去看望病中的老作家任斌武，才知道，爸爸曾去创作学习班找过他。

我感激任斌武等前辈作家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，教会我先做人，后作文，并在31年后告诉我爸爸曾为我登门拜托，让我真切感受到爸爸对儿女的尊重和如山的爱！

如果31年前爸爸就提出让我当作家为其圆梦的要求，那无异于“拔苗助长”，对从小不太自信、有点自卑的我而言，犹如仰望珠峰，心惊胆战，“压力山大”，恐怕早就度日如年，“一书无成”！

1980年初，我被调到南京军区陈毅传记组。任斌武与我见面时总提醒我：不要被任何事情诱惑、分心，当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说话。

我不知道爸爸曾有当作家的梦想，只是听老作家的话，努力地采访，努力地写作。最后，确实是作品成就我当了作家。

记得南京军区朱文泉司令员曾惊讶地对父亲说：

“你女儿在政治部创作室？！我怎么不知道？！你这个女儿只会写

书，从来不找我们！”

爸爸是我的恩师。

反映新中国成立初陈毅当上海市市长的《一个人与一个城市》一书，是我与他人合作完成的，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。1982年10月，我毛遂自荐，争取了写陈毅元帅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经历的任务，即后来出版的《霜重色愈浓》一书。

军区副政委孙克骥非常鼓励我，他说，小铁，要想方设法在老同志中搜集材料，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。材料丰富，感受深刻，才能事半功倍！文章能发表最好，即使发表不了，也是给后来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万事开头难。我永远感谢爸爸慷慨大方地为我“开后门”。

他帮我联系了叶帅及几位上将、省委书记，他言语诚恳：“我的女儿太年轻，只有请你们指点，才能把陈老总写得神似！”

于是，我在北京迈开了高层采访的第一步。加上我在《解放军报》当过记者，磨厚了脸皮，锻炼了口才，只要敲开了一家门，就“黏”上去，努力实现三部曲：第一，谈陈毅元帅；第二，谈自己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经历和认识过程；第三，请推荐和再联系几位采访对象。

于是，采访网终于在中央领导层和各部委、军区领导和各界人士中撒开：像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元帅，王震、谷牧、方毅、余秋里、姬鹏飞、宋任穷、阿沛阿旺晋美、乔冠华、黄华、张震、张爱萍、肖华、秦基伟、叶飞、李德生、张劲夫、程思远、黄维、沈醉等部长以上干部、重要的民主人士、统战对象，以及陈毅元帅身边的工作人员，包括他的厨师，这些给过我教益和帮助的老师，逐渐积累到224位，其中有23位曾数次为我提供材料，解答疑难。

《霜重色愈浓》一书完成后，于1985年送给王震同志审阅。王老欣然为此书作序推荐。

《霜重色愈浓》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背景，大量涉及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政治局高层等内容，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，得以顺利

出版,可谓全国第一本。

此书5次再版,香港也出版了繁体本,更名为《陈毅将军传奇》。同时,此书在《昆仑》杂志、全国60多家报纸、刊物、电台、电视台连载连播,获全国第二届中学生读书活动优秀图书奖、《昆仑》优秀传记文学奖,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1997年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十大精品书之一,又三次再版,将之更名为《陈毅元帅最后的岁月》。

1987年,《霜重色愈浓》一书由秘书念给邓颖超听,她听后曾说过:这个女同志虽然年轻,但对恩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处境,把握分寸挺准。同意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借调我去北京,准备撰写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周恩来总理。

我看了大量档案,又在各界采访了两年,但因1989年政治风波暂停。之后,我又受国务院侨办邀请撰写《廖承志传》。

邓小平亲自题写书名的《廖承志传》,由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简体和繁体本,还获得了美国纽约中美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授予的“传记文学成就奖”。

随后的20多年采访写作中,指点过我的老师增加至上千位,但爸爸永远是我的第一恩师。

爸爸也曾听过我的话。

记得是爸爸当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时期,有次爸爸对我说:“你调回省军区来工作好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帮我写写东西。”

我想了想说:“爸爸,我还是留在军区创作室吧。浙江情况复杂,派性厉害。改革开放千头万绪,爸爸身上的担子千斤重。我在这里干得好,人家会说是铁瑛的女儿嘛,能不给机会?干得不好,人家也会说是铁瑛的女儿嘛,干部子弟肚里一包草。我在军区创作室,人不回来,你的回忆文章,我一样全包!”

爸爸点点头，没勉强。

爸爸“真不会”做官。

在爸爸的追悼会上，双手重复 1400 多次握手动作、两腿已经发软发颤的我，流着泪在心中感叹：是啊，要说爸爸您做官时间真不算短，容女儿说句大实话，您老人家还真不会做官！

您亲口对我说起，参加革命 60 多年，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，您经常明明是副职，却在做正职的工作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爸爸任团政委。第三野战军领导找他谈话，将下命令提他当警卫旅政委，原团长提为副旅长。他当即表态自己也当副政委吧，团长是位老红军，这样能调动他的积极性，对警卫旅工作有利。于是，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两人同提副职，不久后再一起提正职。

记得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我在北京采访，爸爸参加人大、党代会和各种会议，我们常在北京见面。

我曾问过爸爸：“有没有去过小平同志家？”

爸爸说：“工作事情会上都谈了，干吗休息时间去打扰。”

我说：“爸爸你是第三野战军陈老总的部下，小平是第二野战军的，他不了解你，何况你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又一直在台上，他会不会对你另有看法？你要让他了解你，熟悉你才行！再说，我采访许多省委书记、大军区领导，有几个像你这样大会小会都认真参加的？人家都利用到北京的机会，带着省里的特产，去看望老领导，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，这才是上策。”

爸爸笑着摇摇头，只说三个字：“我不会。”

其实，爸爸虽然不是邓小平的老部下，但在省委书记中他是最早反对“批邓”的一个。

1976 年 10 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委书记的打招呼会议。会议布置回去怎么传达，怎么批判“四人帮”时，也提到还要继续“批邓”。一向讲真话的习惯使爸爸憋不住了，当征求意见时，他第一个站起身，大声说：

“粉碎‘四人帮’我坚决拥护，但我认为，揭批‘四人帮’和‘批邓’是两个正反面，我希望停止‘批邓’，专一揭批‘四人帮’。”

“对，我赞成铁瑛同志的意见！”坐在爸爸旁边的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立即表示支持。

散会时，有同志向爸爸伸出大拇指，也有人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：老铁，你怎么还是当兵的作风？

2009年2月6日凌晨，爸爸留下“我没不舒服”最后5个字，一翻身，永远睡去。

几个小时后，刚从南京赶回来的我，抚摸着花丛中爸爸的手，补上了自己最后的一握。爸爸的手还是往常一样的柔软，只是稍稍有点凉。

我的心开始与爸爸对话：

亲爱的爸爸，要说您的走，可以算真正的善终，走得安详、轻松，没有一丝痛苦。正如常言所云，这是要用一生做好事才能修来的福分！让女儿近年来一直忐忑不安的心，终于放下了。

谢谢您，亲爱的爸爸！您熟睡般的面容，您留下“我没不舒服”这最后一句话，真让我惊叹您把生命的句号画得如此圆满潇洒，也让我第一次身临其境地感受到：仙逝竟能如此从容美丽，善终竟能如此平静温馨。

当然，女儿对爸爸您也真有点小小的意见，您生命的句号不该画得这么快啊！快得让儿女心痛，让您身边所有工作人员和上上下下所有爱您的人，太难以接受这天各一方永别的事实。

2009年元宵之夜，饭桌抬进了爸爸的灵堂，我们姐弟相约：陪爸爸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元宵节！不料我又失信了！

无意间抬头看见二楼爸爸的书房黑着灯，我再也忍不住泉涌的泪水，心里在大声呼唤：

爸爸，您知道吗？自从妈妈搬去天堂，您的书房是我最暖心的地方！您是我的父亲，是我的恩师，老年后更是我的忘年交！

我荣幸地阴差阳错当了作家，圆了您未成的文学梦，我庆幸您的安详善终没有痛苦，生命句号画得如此圆润！

我祝福您在天堂里百病全消，与妈妈朝夕相伴，笑声朗朗。我更会以您的追求和人品为指向，精心培养我的外孙女小树，让她健康、幸福、茁壮，努力长成大树参天！

不过，说句实话，只有死过一次的人，才能更深刻认识人生！

2012年，我身患与乔布斯一样的毛病，动过大手术，卧床不起，打针化疗，住院半年有余。

去鬼门关转了一圈，做检查时，巧遇了竺可桢先生的学生、气象界元老陈学溶教授，更巧的是，陈老与爸爸同岁，他夫人又与我妈妈同岁。

可能真是缘分，中国科协组织采写的300个科学家中，有290位都是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，陈学溶教授属于不是院士、但有特殊贡献的人。

2013年，我受邀参加了陈老的采写组，于是，这个采访写作的过程，又帮助我对爸爸有了更深的思考：一百年，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滴水，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一生。爸爸的一百年是这样度过的：

——青年时代

勤奋好学，吃苦耐劳，秉承爱国救国、匹夫有责的价值观。

不是成绩拔尖，老师惜才赞助路费，爸爸一个16岁的农民娃，不可能第一次离开村，第一次乘汽车，第一次乘火车，第一次进省城保定。

1933年夏天，有2400余人报考保定二师，学校只正取80名，备取20名，铁瑛是正取第62名。全南乐县只他一人正取，另一名备取。

若不是因为爱国救国，匹夫有责，1937年的爸爸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怎舍得抛家舍业，投笔从戎，勇敢奔赴抗日前线？！

——中年时代

33岁，而立之年的爸爸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，离开了最熟悉的农村环境，卸下了打仗任务，走进了大城市上海、南京，从警卫到军事法

庭。他勤奋学习党的政策、司法理论、哲学思想，谦虚谨慎，严于律己，团结同志，胜任了一个个崭新的工作任务。

面对名利，他退避三舍：他 1935 年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，成立过进步学生团体，只要找老师同学证明，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就是抗日战争前，就可以成为红军干部。而他只在自己的履历表填上：1939 年参加八路军，连 1937 年底受党委派参加学兵队，在石友三部队艰苦抗日的两年时间都没算，军衔只能评为大校。问他为啥不争取少将，他动情地说：“我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，连新中国成立都没见到，我们活着的人，除了更努力工作，没有权力奢求！”

1960 年，44 岁的他被派往舟山群岛守海防，从副政委到政委，从大校到将军，12 年乘船穿梭在各个海岛，到前沿到哨所，风里来浪里去，从没要求换岗。

——不惑和老年时代

爸爸很像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——老鹰。

老鹰一生的年龄可达 70 岁。它在 40 岁时必须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——150 天漫长的蜕变。

鹰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，在山崖上筑巢，不得飞翔。它首先用喙击岩，直到脱落。等待新的喙长出来，鹰再用新喙把自己爪子老化的趾甲一一拔掉，任鲜血流淌。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，鹰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。

5 个月以后，新的羽毛长出来了，鹰开始重新飞翔，重新度过 30 年的岁月。

1972 年，56 岁的爸爸，从部队将军到省委书记，从保卫海防到抓运动、建设。他要面对被“四人帮”操纵的造反派不断批斗的炼狱；要面对不明真相群众的多次围攻；更要面对一些明枪暗箭，伤身更伤心；另外，还要经受中风偏瘫的病痛折磨。

整整 4 年的坚韧不拔，熬出了胜利和伟大，就像重新高飞的雄鹰，迎接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胜利，成为 1976 年后唯一担任第一书记的军队干

部，为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，再竭尽全力二三十年！

现在的许多年轻人，往往强调自己生不逢时，没有一个好爸爸，殊不知：人生腾飞，关键按钮就是自己。

你想出息吗？你就要心态平静，脚踏实地，刻苦努力，只有多热爱，多付出，你才能与众不同。

你想成功吗？你就应心无旁骛，动脑工作，动脑休息，智慧地生活，有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一切困难在你强大的心理面前，都会举白旗投降！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生在世，就是受苦来的！工作是最美丽的！智慧地用大脑工作、休息，才能让生命更加精彩！

爸爸的人生经历，年轻人不会重复，年轻人会有属于自己的新时代、新问题、新磨难。

但是，如何做人，铸造什么样的价值观，才能把生命延续得足够长，把事业做到极致，即便做事业的基石，也要当之无愧地做到极致，《铁瑛传》是值得年轻读者认真读一读、想一想的。

再说，历史从来由人民书写。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，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像爸爸这样的人的真实一生汇成，《铁瑛传》一书也有助于史学家和后人历史的研究。

铁竹伟

2016年8月28日四稿于南京明故宫

目 录

序 | 001

第一章 中原有志少年 | 001

出身于普通农家 / 003

少年勤奋好学 / 007

求学保定二师 / 013

第二章 投身抗日战场 | 019

参加学兵队 / 021

政治指导员 / 029

从抗日军政大学到山东分局党校 / 035

反“扫荡”、反“封锁”斗争 / 043

建设抗日根据地 / 050

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/ 056

第三章 保卫华东军政机关 | 065

临沂前线阻强敌 / 067

胶东惊险突围 / 074

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 / 079

第四章 从上海到南京 | 087

接收上海证券大楼 / 089

入城之初 / 095

坚守大上海平安 / 103

执行大区军法 / 111

第五章 守卫舟嵎要塞 | 119

心系基层一线 / 121

“备战才能止战” / 128

初经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 / 134

要塞区政治委员 / 141

第六章 经历“文化大革命”岁月 | 147

受命危难之际 / 149

初步纠“左” / 155

重陷动乱困境 / 162

“批林批孔”加剧动乱 / 166

落实“八条指示” / 171

开展全面整顿 / 177

反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 / 182

第七章 全力拨乱反正 | 187

开展“揭批查”运动 / 189

恢复发展经济 / 196

真理标准大讨论 / 201

亲历大转折 / 207